

聶格卡脫偵探案之三

吳門吳子才譯意

覲產案

一 失踪

一日聶格卡脫檢視郵信。拆閱至最後件。殊有感。反覆視之。授於其副溪克令誦之。俾衆聽聞。時卡克外巴采泰以結皆在室。溪克誦時。衆皆側耳。其文曰。

「紐約城聶格卡脫君鑒。余平時聞家弟頻稱大名。不啻雷之貫耳。謂君實有出神技也。茲者不揣冒昧。有事竊願與君商榷。余若非羸弱不勝步。當躬造尊廬。奈余前數日一病幾死。今幸稍痊可。惟仍跬步不離房闥。用作尺書藉以達意。請君能否於明晚七點半鐘惠臨敝舍。以余

之胞弟。於禮拜一前離余去。乘中央車站火車。往雪來古司海密敦學校肄業。因本年爲其卒業之期也。不料自去後。音問杳然。卡脫君乎。幸憐余失弟之苦衷。而拯余於憂患中。俾余弟得歸。此德當沒齒感也。務望駕臨。至要至要。

上華盛頓比丘屋革來姆納綏手泐五月晦日。

溪克讀畢。謂卡脫曰。余觀書中言頗懇切。諒爾必爲一行。曰然。曰是即今晚七時半也。爾於余數人中何所擇。與爾偕。卡脫曰。今晚無需件。因問溪克。曾否見此事於報端。答云未。卡脫曰。然則秘勿宣者。有他故也。溪克答曰然。或事出倉猝。故未外揚耳。及七旬半時。卡脫乘汽車抵比丘屋。巍然據最高之地。甫出車。見一肅客僕。降階迎曰。是即密斯脫聶格卡脫耶。卡脫領之。遂從入室。登一樓。僕彈一室門。啓之。揚聲曰。卡脫君至矣。卡脫既入門。遂閉。見一少女側臥榻上。丰姿甚美。惟因久病故。嬌弱瘦削。別有一種晦滯可憐之。

小說

色。卡脫趨前。女出纖手。與之爲禮。微笑曰。卡脫君乎。余不能起迎。幸恕。余日來余病雖漸愈。然依舊不任起立。請隨意坐。並請移座近余。言時態度婉媚。吐屬輕倩。綽有大家氣。卡脫唯唯曰。密斯革來姆乎。爾染清恙耶。曰然。余初以爲不能再居人世矣。今余自知病日減。不久將告痊也。言時面含笑容。卡脫遂曰。然則爾弟自校返。專爲視姊病而歸乎。納綏眉緊蹙。淚交睫。急自斂。仍強作笑容曰。誠如所言。余恐病將不起。手書促弟歸。彼得余書。馳而至。在家伴余一體。拜見余病漸減。始離余去。以給憑之日伊邇焉。卡脫曰。其去已約一禮拜乎。曰然。曰爾信中云。自彼去後。音問杳然。有諸乎。曰實然。卡脫曰。是則爾曾雇人尋覓其踪跡矣。請詳以告納綏。曰否。余並未設法尋覓也。卡脫曰。然則爾何知其必爲失蹤。余滋惑。幸剖之。納綏曰。卡脫君乎。余弟加令別余時。許余抵校後。立即修書告於余。旣而不果。余亦不介意。以爲彼平日。

作書必在禮拜日。今茲或亦如是也。卡脫曰。彼每於禮拜日修書寄爾乎。曰然。余二人雖暫離。輒相念。故至禮拜日必彼此通函也。數年來未嘗間斷。今忽間斷。當必有意外之變端。余盼望良切。遂電達校中。待其回音。久之殊杳。乃復電達校長。校長有復電云。「自告假回家後。迄未到校。」訪於近處。亦未聞其行止。卡脫曰。於時爾何所作。曰余遂修書來請君。卡脫曰。爾遂不與學校再通音乎。曰否。余更電致校長。囑其設加令到校後。即電示余知。卡脫曰。然則爾弟之失踪。爾能決言乎。曰然。余疑彼必有意外險遇。蓋余弟性誠篤情又親愛。余昔寧健時。猶不忍片刻忘。余雖暫離。常通問況。余櫻疾病哉。卡脫曰。爾弟年幾何矣。曰往歲十二月。適滿弱冠之期。余姊弟二人。蓋孌生者。卡脫曰。然乎。余初料爾十七八齡耳。今知誤矣。爾能形容爾弟之容貌態度耶。抑爾弟有照像耶。納綏指桌上照謂曰。此即是也。人皆謂姊弟容貌之

林 說 小

相肖。無過余二人者。卡脫因取照審視曰。果然。余意爾體調和時。貌必勝於今日。是也。猶憶髫齡時。余二人輒戲作劇。互易衣履。人不能辨。卽今日尙能爲之。以其言貌形態。無一異也。所異者。男女之別耳。卡脫曰。余竊欲聞伊個人之事。爾能爲余述之乎。曰。凡可告於君者。余何靳而不語也。卡脫曰。請以爾弟之性情。詳悉告余可乎。曰。余與弟有生以來。親愛之情。與年偕長。從未有齟齬者。蓋彼之於余。如手之於足。無腹有責。難處也。卡脫曰。如爾言。爾能信之不疑乎。曰。余實信之。彼年少學問。品誼雖不能完全無瑕疵。惟以余二人之感情論。世豈有相愛如余姊弟者。彼從不欺余。凡有所爲。必先以告。余故二人不啻一人。請勿推勘其性情。謂有係失踪之原因也。卡脫曰。彼業有主意中人乎。曰。有之。蓋即余之密友也。近方遊歐。約日內可返矣。卡脫曰。是則爾弟與渠久不相見矣。曰。然。不相見已二年。卡脫詰其名。納綏曰。麥加來密。

利榆園地即其產也。卡脫曰：爾家於此幾何年？曰：世居於此已四代。卡脫曰：爾父母皆在乎？納綏色不豫，已而曰：余母在余甫三齡，父即見背。今惟有繼父耳。卡脫曰：有是哉？爾母與繼父今何在？曰：想今日已抵歐土矣。卡脫曰：余有唐突之言，請見恕。豈爾病劇時，命懸旦夕，而爾母竟忍心不顧，遠適歐洲耶？曰：否，否！吾母初首途，余無病也。及其既去之夕，而病始作。卡脫曰：然則爾病之來，甚倏忽耶？納綏曰：然。卡脫君乎此等繁碎語，願爾勿瑣瑣見詢。蓋今日所當注重者，余弟加令耳，非余也。卡脫曰：甚善。然事固有連類而及者，今且言爾弟失蹤之事矣。納綏曰：謹謝君。余當力疾答君言。

二 詢詳

卡脫曰：按爾函中云：爾弟離爾後，往雪來古司，今已第八日矣。其去時，係何時？刻納綏曰：下午四時，彼本欲乘六時開行之火車，其所以四時即去者，以

林 說 小

余弟至彼欲少逗留於彼會也。卡脫曰：「彼會何名？」曰：「楷林登」。曰：「爾曾否以爾弟之行踪函詢會中人乎？」曰：「余使僕買肯詢之以電話機，知加令初未嘗往如已往。會中招待者未必不之見也。」卡脫曰：「彼往火車站亦乘車否？」曰：「適有一人乘汽車而來此，遂與偕耳。」卡脫曰：「爾識其人乎？」曰：「余病不見客，故不知。惟知是日晨，余弟曾由電話機告其友，而其友訂以必來。來即偕往。」卡脫曰：「爾實不知其友爲阿誰？」曰：「然。」曰：「可意度得乎？」曰：「不能。」卡脫曰：「爾何以知爾弟之友有汽車乎？」曰：「卡脫君哉！」余弟所友者幾無一人而不有汽車也。」卡脫曰：「然則爾信是日下午偕加令同往車站之人即是晨電話機所告之人乎？」曰：「然。余信此不疑也。」卡脫曰：「爾猶憶其相訂之時乎？」曰：「容余思之。既而曰：「約在十句鐘時。因彼訂定後即入余室。余以往車站問答曰：「適與友人約，彼將以汽車來迎余也。」曰：「彼曾稱友名乎？」曰：「未。」卡脫因問話機之所在，納綏示以。

在樓下。卡脫請問就而按其鈴。先告以已所用之號目。曰。余更緊要事。欲煩爲一查。即八日以前。係五月廿四號。此支線所接之號目。若何是也。俄而答曰。號目總單已交入總房。爾詢之。總房便。卡脫又曰。能否代爲一詢。以省余周折。是日此線所接。諒不繁。多或二三次。少則一次耳。然余極欲知之。余即蟲格卡脫也。料總房職員亦必樂助。余俄而又答曰。卡脫君乎。余當効力代爾查。請少待。卡脫遂命買肯守之。已則復登樓。入座。問納綏曰。密斯革來姆乎。爾弟去時。携有若干銀。曰。余不能確知其數。然所携必不多。約數百元耳。卡脫曰。亦不爲少矣。彼每次往返。須携幾許耶。曰。余於實數未知。所知者。每覺羸餘耳。卡脫曰。他人亦知此乎。曰。容有知之者。然余意爲雖知亦無甚關係也。卡脫忽曰。余意適有感觸。如所問過當。尙祈恕之。爾弟近日。是否將承遺產乎。曰。然。在今年之十二月。即其成丁承產時矣。曰。爾則若何。曰。亦然。卡

林 小 說

脫曰爾今歲入共幾何曰余弟歲入一萬五千元而余得其三之二皆出諸先父遺產所生之利也卡脫曰余本不應絮絮問爾曹家事然爲爾弟故又斷不能稍忽於此等事也竊更有所問爾母亦當享受遺產抑止得什之一利乎納綏少間曰按先父遺囑余母得五十萬銀爲粧品費又如能終身貞守每年另得二萬五千銀以充食用卡脫曰今旣再醮則常年之二萬五千銀當中止矣曰然卡脫曰自爾有繼父至今幾何時矣納綏格格然曰卡脫君乎余殊不知此等事何涉於緊要且與余弟之失踪有何關係也卡脫曰今難明言須知凡欲究明一事必先連續衆事實後方可下手推測也爾母之從繼父其久暫究若何曰幾及二年矣曰爾母曾易姓乎曰否以繼父與余父本同族故仍姓革來姆卡脫曰烏有是哉納綏又曰繼父年甚少少於余母蓋數歲也卡脫曰爾姊弟諒不贊成此舉白余實言之余等不惟不

贊成且極反對也。卡脫曰：然則爾儕家常得母有勃谿乎？請實以告。曰：就余母論，親愛固未嘗稍間。惟余與加令頗厭惡有繼父，以故繼父之來此，踪跡甚疎。常偕余母出遊於外，即歸家亦不久居也。卡脫曰：然則自爾弟入校後，家中一切事舉爲爾所掌握矣。曰：然語至此，聞僕彈門聲，以電話機有信告。卡脫遂下樓，引聽筒聽之。電云：是日此支線僅接一次，其號目，偕林登會也。卡脫知不出所料，外竊自喜，乃謝之，重入革來姆納綏室。謂納綏曰：語已久，爾其疲矣。請從此別。余明日當復來納綏，仰視卡脫狀頗操切，謂曰：爾何以慰我？爾在此，我心頗覺安適。然……卡脫執其手，慰解之曰：密斯革來姆乎？聽余言。爾病後體弱，不應多慮，須置此事於度外，而一委於余，不復憂思。則元氣不難復矣。此事縱有變端，余固知其無妨也。安知非加令去後，心中偶易方針，書以告爾，而此書不爲郵使所誤耶？納綏歎曰：吾亦願其如此也。卡

林說小

脫曰爾須記伊去時係下午四句鐘時尙早必無兇殺等事也余適已查悉是晨伊與電話機中相語者即指林登會中人也余行將往彼處不久定獲佳音余竊願與爾約以諸事悉委余寬爾心今晚自能靜臥矣曰余試靜臥也卡脫曰何云試爾須實行否則內心不寧而望身安病除良難也納綏乃曰謹受命余當自尋娛樂卡脫曰甚善納綏又曰卡脫君乎能否于明日四點鐘之前來此則更妙矣曰恐未能確定曰然則以電話機語余可乎曰余當設法准于明日四點鐘來遂告別甫出門忽轉一念回身問曰密斯革來姻平爾所延之醫士何人余望其既忠且能也曰醫固良醫蓋即首出于衆醫之中而名客特門者也卡脫于是迤邐下樓遇買肯問曰爾知客特門醫士住居何所曰住居一百五十號街司冬海醫院中即是矣旣出卡脫遂登車竟訪客特門醫士未及半句鐘已抵司冬海按鈴傳報頃之客特門出迎

見其體頗長而貌頗奸險。卡脫心厭之。私自計畫。不得不參以機變。蓋卡脫來意本欲詢探納綏之病原及見醫士勢若冰炭乃佯作感冒寒氣喉音變瀉而求方焉。方既成付醫金出登車而行。自思曰彼醫士觀其貌實陰狡險惡之尤。若謂外惡而中善。竟出余觀察之外。則余爲失人矣。

三 會證

卡脫與揩林登會素不交通。并無一會員與相識。及抵彼處。逕造書記室。謂曰。余欲探問爾會中會員加令君在乎。曰加令君不在此。在學校肄業。卡脫曰。然余固知此。惟彼曾已返家。而于一禮拜前。即五月念四號。在下午四句鐘時。赴中央火車站。順道過此。曾來會中。時爾在此否乎。曰在此。顧余未嘗見加令卡脫。乃曰。是日之晨。加令君于電話機中。與此處一會員通語。後該會員即于下午四句鐘。乘汽車就加令爾知此會員何人。曰此處會員。幾盡

小說 林

在學校肄業。且大半皆有汽車。予何從知耶。卡脫曰。但問爾與加令君情密者。此處有其人乎。書記員趨視名單。顧謂僕人曰。爾往招派生君。謂有客在少頃。見一少年入。卡脫肅然起身曰。派生君即爾耶。曰。然。曰。君係革來姆加令之友乎。曰。然。卡脫曰。余唔君如唔加令君也。請問君子加令返家時。曾與之覬面乎。派生曰。君何人以加令君。詢余曷故。卡脫曰。余之來此。受其姊寄司革來姆所托。其姊大病稍愈。言弟加令赴中央車站後。絕不得音信。聞是日下午。有加令之友。以汽車迎之去。不審爲誰也。派生曰。即余是矣。卡脫驚曰。有是哉。余得與君見。何幸如之。派生曰。今日加令君。豈不在雪來古斯學校耶。曰。彼實未至學校。余今欲有所問。君其悉以見示。曰。固所願也。顧君何人。乞道姓字也。卡脫因告之。派生曰。余獲遇君。余真何幸如之也。余嘗與加令君道及君之名。而以不得識荆爲恨。今如願矣。卡脫遜謝。因問曰。君階加

磊格卡脫偵探案之三

令君同赴火車站。其後若何。曰。余于下午四點鐘抵其家。卡脫曰。然。余知之。聞君等經揩林登會處。將暫留焉。果然乎。曰否。余等先造司冬海醫院。卡脫曰。晤醫生客特門乎。曰然。曰談幾何時。曰。余遲門外。加令君獨入。約閱十五分鐘而即出也。曰。加令君與客特門果晤否。曰然。曰。旣出相與何往。曰。往亞斯德旅館。余於是處乃與加令別也。蓋彼告余云。曾與人約於此。請余先行。無需守候。彼將另雇車赴車站。又囑余將彼行囊帶往車站。余當時未便問故。遂携其皮囊送往車站。包裹房而獨自歸也。卡脫曰。另有鈔票一紙。爾爲藏於何處。曰。余緘以信封。而書其名。交於車站書記。囑其俟加令來時。以此授之。蓋加令素與書記更相識也。卡脫曰。爾知書記。更何名耶。曰。烏司。曰然。則爾與加令君在亞斯德旅館別後。遂不復相見矣乎。曰然。卡脫曰。爾能否忖度。加令君於亞斯德旅館中所約者何事。曰。予不能忖度。卡脫遂出時。

辰表審視之。請曰。時尚早。車站之包裹房。諒未閉也。余欲往車站一詢。爾能相從乎。曰。余願從君往。卡脫之與派生互談之際。甚相契合。二人乃同乘汽車。片時已抵車站。卡脫趨前。謂一書記吏曰。在一禮拜前。此君以一皮囊交於包裹房。又以一信函內封一鈔票。交於書記吏。約下午六時。有加令君來囑。令悉授彼。有諸乎。曰。然。接收皮囊與信函。即余是也。然存至今日。從未有人來取此卡脫。曰。若然。請仍以此交還原人。余聶格卡脫也。書記吏唯唯。二人既得物。復登車。派生問曰。此事原委何如。卡脫曰。余於此時。尙不能決言也。曰。余等今何往乎。曰。且往余家。請君不以時之晚。而一屈駕。曰。余固願之。能受君教益。雖終宵亦不辭也。旣抵卡脫家。導派生入書室坐定。卡脫問曰。派生君。爾爲加令之密友耶。曰。然。蒙加令君相愛。較尋常相識不同也。卡脫曰。然則余將以實情告。曰。如不見棄。請試言之。卡脫因曰。今晨。余得加令姊。

三之案探偵卡脫

密斯革來姆納綏來信云。弟忽失踪。憂欲死。令余往視。余往知彼患病垂危。今稍愈。當垂危時。曾速其弟歸派生曰。此事加令亦嘗語余。卡脫續曰。彼二人。係孿生子。今年十二月中。如且二十一歲。即成丁。承產之期矣。派生曰。然。微聞彼二人可各得銀二百五十萬元。卡脫曰。雖然。脫彼二人者。不及二十一年而死。則家中一切遺產。非將盡入母手乎。曰。君思想誠過人。余所未嘗念及此也。卡脫曰。密斯革來姆所患之劇病。乃適在其母與繼父既出行之夕。病中召弟歸。而忽不知所之。按事之情。君能無勤於中乎。派生駭曰。有是哉。爾豈意……卡脫急止之曰。余蓋就此事之奇異而論。君有何種感情乎。派生旁皇不置答。注目若有所思。卡脫曰。君曾識其繼父乎。曰。其繼父貌甚美。自外部觀之。長其女不及十年。卡脫曰。他何所知。曰。余嘗見其母爲美麗和善之婦人。決不能……卡脫又止之曰。姑母言此。彼素尚奢華乎。曰。余謂

林 說 小

然曰彼子若女愛戀之乎。曰昔與今迥異。母之再醮大拂子女心惡由此而生離間也。卡脫曰此事加令亦嘗爲君言之乎。曰從未一語及此。彼固沉默寡言者惟余深知其心。因伊母改節而滋戚也。爾亦知其繼父即其叔乎。曰聞之派生又曰余意其叔與其父昆弟之情必甚漠然。蓋自加令生長後從未知有叔父迨其母嫁之前一年始有此人往來其家也。卡脫曰其叔何名。曰奧古斯即人稱革來姆奧古斯是也。曰汝不嘗云識其人乎。曰然。曰論其爲人亦能得其梗略乎。曰不知。曰是固不妨意度之耳。曰余不敢以私意定人之生平。惟余每不喜其人。曰彼執何業。曰業醫。卡脫恍然曰彼娶加令母之前曾與客特門相識乎。曰此事余頗知之。彼二人者素相識且非徒相識。嘗與之同事。是皆客特門爲余言之也。卡脫沉思曰其爲一邱之貉乎。余固疑客特門陰險。然余未嘗念及此也。派生曰君所言何意。余頗不解。曰余意